



昏昏默默—觀音法

文：盧三佑

時間過得好快，學習尺八至今已三年半，滴水能穿石，縱然每日只是吹一下子，久而久之還是能感受到自己的進步，其中的喜悅是難以言喻的，如《莊子·在宥篇》所說的「至道之精，昏昏默默」的境界；感謝這次機會讓我有機會分享學習至今的感受，不足之處希望天師與諸位前輩能多多提點。

尺八與修煉

對我而言，開始吹尺八的第一道難關是要能夠吹出穩定的筒音（五指全按的基本音），要能發聲有個極小的甜蜜點，對於這個甜蜜點，無法用理性去掌握，太多的想法可能還會壞事。回想起當初掌握的過程，也很難說出個所以然，只知道身體就是記住了，而非那個理性的「我」。所以有趣的是，當別人問我怎麼「掌握」的時候也只能模糊地說個大概，請他放輕鬆天天練習，雖然時間或長或短，但是只要不放棄，通常都能夠跨過這個難關，開始享受吹尺八的樂趣。

對我來說尺八與一般樂器最大的不同在於，從學習的過程中可以一窺修煉的神秘面紗，「炁」、「元神」、「魂魄」都是修道非常重要的核心要義，但是它們無形無狀，看不見摸不著，而且對於大多數人連「感知」都無法做到，因此就被許多崇尚眼見為憑的人批為迷信。但是透過尺八的音頻（波），對於這些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，我開始有越來越深的體會。尺八的音頻對於口風的變化非常敏感，也因此受到個人的狀態非常大的影響，如何覺察自我，快速調整就顯得十分重要，形而下的悅耳樂音，反映的





是形而上自我的整體狀態，往往在「忘我」的狀況下能夠吹出最動人心弦的音頻。

知己與合一

在天師府學習尺八最特別之處在於需要自己製作，不像是學習其他樂器，走進樂器行挑個自己喜歡的款式就完事了，尺八的製作從採竹開始，真正地從頭開始，製作與吹奏的學習是一同進行的，因此當吹得不好時就會想，到底是尺八的問題，還是自己的問題？常常這裡磨一磨，那裡調一調，過個幾天好像又進步了，也難怪尺八會被視為「法器」，因為在這樣的過程中，尺八不再是一個死物，而更像是與自己一同成長的夥伴，每支尺八都有自己的個性與脾氣，因此培養感情就非常重要，每天相處在一起，日子久了默契自然就越來越好。

〈齊物論〉中「夫天籟者，吹萬不同，而使其自己也，咸其自取，怒者其誰邪！」當語言文字有其侷限，我們可以說出騙人的話，但吹出來的音籟不會。在吹奏中，我最享受的就是共鳴的感受，這裡的共鳴不只侷限於樂理上相同物理頻率產生的振動，回想起當初在苗栗仙山，第一次聽到天師率領眾道長演奏虛鈴的震撼，大家的尺八有長有短，聲音有高有低，但是卻與鳥鳴風聲結成了一個和諧的整體，當下，好像已經不只是用耳朵在聽了，感動直達靈魂的深處，而這



也是促使我踏上這條路的一大原因，我想這是對「天人合一」的嚮往吧！與尺八合一，與天地合一。

虛鈴與坐忘

「虛鈴」這首曲子是我學的第一首曲子，也是我最有感的曲子，在聽到這首曲子前，我根本無法想像世上有這樣的音樂，「虛鈴」的曲調極其平淡，樸實無華，但又讓人覺得非常熟悉與踏實。虛鈴的特色就是要用虛吹的方法吹奏，天師常說我把音吹實了，失去了虛吹的感覺。每次都是似懂非懂，很難體會。第一次感受到「虛吹」的不同是在去年造訪澳洲麥肯錫瀑布時，在清澈的溪旁一時興起練尺八，吹第一口氣就覺得特別奇怪，管腔中有一種特別的中空感，只是輕輕吹氣，每個音就非常飽滿地自然呈現，完全不費力，沒吹幾個音就覺得全身被一個巨大的聲音罩子籠罩，暖暖麻麻的非常舒服，吹完一曲後還是覺得意猶未盡。

回台灣後，常想試著吹出當時的感覺，但是好長一段時間都無法做到，後來才發現濕度有很大的影響，台灣的環境濕度很高，竹子常會累積濕氣，所以府內才會時常用炭火烤尺八，竹子越乾燥，震動起來越不費力，才有辦法用很輕柔的氣流發出飽滿的聲音。另外就是心態，往往越刻意想要表現，



這也正是這條道路上最美麗的風景！

結語

尺八之路越往深處越美妙，也越令人享受，陶醉其中。一路走來，由衷感謝天師的引領提點、喻醫師的傾囊相授、莊道長的提攜照顧以及眾師長的關懷助力，讓我能夠接觸到這條路，領略其中的美好。不足之處還很多，要學習的地方也很多，還望各位前輩多多指導。

就越難出現，通常都是某個不經意間，沒有特別想起這件事時，它又調皮地出現，有種「驀然回首，那人卻在，燈火闌珊處」之感。

《莊子·齊物論》中有提過一個故事：一日南郭子綦倚著几案而坐，仰頭對天而緩緩地吐氣，顏成子游隨侍在旁，問道：「形固可使如槁木，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？今之隱机者，非昔之隱机者也？」南郭子綦回道：「今者吾喪我，汝知之乎？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，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！」在練尺八之後對這篇特別有感，常常在吹完虛鈴後有種忘記自己身在何處的感覺，彷彿南郭子綦提到的「吾喪我」一般，而文中的「人籟則比竹是已」，又恰好能夠呼應人與尺八的共振合一，更甚者聽聞天籟，與天地合一，而

